

昌黎全集

昌黎全集

漢書門類			
類	號	函	架
一〇	一五	六	八
一	一	一	一
八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書	一〇	一五
六	八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56
冊數	8 (7)	
函號	314	22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淺草文庫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
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
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
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
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當若生蓄萬物必具
海舍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

昌黎全集

卷三十四

碑誌

一

永懷堂

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薙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涿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淮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

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生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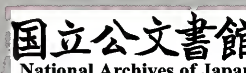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邗字某雍王繪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

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頤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曾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其故故得用改

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廊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洸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和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
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
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
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
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
毋侮辱轍感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卽推
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
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衆曰然

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劫劫
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
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
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
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
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
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其州某所君弟復亦
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節
時其飲食而七節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

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
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
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
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

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
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爲甲乙者先夫人卒夫
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
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
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
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
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
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

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
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
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
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
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
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
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妣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

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脅其出擊之
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
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
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
曰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
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壙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
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
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
 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
 以死河南怒命卒摔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
 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
 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
 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
 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
 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

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
 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其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
 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
 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
 于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
 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

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窺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直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遊我於蕭州屏人

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可哀也已

曰氏嫌公

曰心正雖三

必棄正十

卒直大夫

而歸其

曰非君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今日月之良汝居孔固今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宅相王五世孫獻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

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圖驚謝曰錄事言是圖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

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澗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棲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為

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相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達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

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生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而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至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

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孀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
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
冀苗氏太師晉卿兒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
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郟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
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

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婉婉
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
李憐不忍弃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
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
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刻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
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

于石納諸墓為銘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彼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也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任云居東郭者曰鏡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

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初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禱先生友



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
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
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
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
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

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楚華傳闕本無此篇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
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
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曰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
一觴攜朋輩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
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寤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晝歎
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

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
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燥濕蒸
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壘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
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聞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
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
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
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也

圖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齊微高
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
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
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血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
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詭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行暮已復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
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
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
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

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亞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在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

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視視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

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靈不聽其言不徒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授吏民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

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

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

在源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垣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垣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

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入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

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

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遽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

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濬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曰

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

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
 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
 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闢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
 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沒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
 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
 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
 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瀛西郡開國公娶南
 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
 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
 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潁等州觀察推

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自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
 接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
 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

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特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

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甚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

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買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濶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有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嘗觀之臣憂國

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

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

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

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
準新補入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
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
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
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
為劑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眾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
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鈴

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侯
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
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
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
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煑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
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
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
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
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

昌黎全集 卷三 行狀 十一 永懷堂
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
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
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
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榮陽鄭
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
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
軍敷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
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
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
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
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
子之心而乖先生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
丁寧其義於經而湮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

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
 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
 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
 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
 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言於士則無罪者
 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

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
 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
 指矣謹議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
 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緝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
 害狀著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法有四一曰在物上貢夫五穀
 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
 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

悉以布出縣緣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縣緣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寒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給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

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八表狀

為章相公讓官表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章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

臣視手足失措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

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

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表狀

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各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迺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

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集時雪未霽豐稔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符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

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

謾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遑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懼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

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
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尚
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
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
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
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
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旣領臺綱
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關於防虞幾至斃路恩私曲被性命

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
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
庖廚高宗登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
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
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數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
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
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
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
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
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
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
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觀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
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
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
博士臣所詣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

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
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

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
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
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
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
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
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

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君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
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
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
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
 自代者前件官器皆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
 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
 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
 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
 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
 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上

為聯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
 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言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
 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
 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
 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
 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伏惟唐至陛下
 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
 九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
 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

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願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臣受領韓弘等所

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怵惕惕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詠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故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練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厚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

慕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
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
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
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
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
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
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
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劔南
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

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
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
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
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
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
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
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
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
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

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

臣愚陋僻褊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

亦俱不滅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
 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書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
 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曆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

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
 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俱養臣雖至愚必知
 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
 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為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
 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生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
 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容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
 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為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
 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
 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
 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破膽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
 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
 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

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
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競競業業惟
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
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
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
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
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
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

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
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
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
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
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閔休揚厲無前之
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
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
姦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

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
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
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
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
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
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
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
天寶之後帝因循之餘六七
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
麾而致此巍巍之治也宜定
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
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
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
嘉會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
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
薄伎於從丙隸御之間窮思
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
不閉目瞻望

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
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感戀
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
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
官及關輔百姓荷蒙等以陛
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
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
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
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
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下膺受
顯用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
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踊躍
以歌以舞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
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
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
之謂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荷蒙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下膺受顯用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
 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
 類刑賞不濫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
 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
 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
 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
 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
 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授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
 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

飛揚有永 業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
 銜酸抱痛 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罪自
 知待罪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
 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
 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

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幾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卽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

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舉用俊又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

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彌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踴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

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
 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接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
 日景戍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
 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
 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
 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
 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

賀以開

自代狀 國子監

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建元二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官女學行象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守

退其所以訓八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與韓泰自代狀 袁州

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泰

建元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

代者明仁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
之黜至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
其所在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
以任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越國哀表

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
地次然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
上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胃宸極聖情難居臣
不獲爾副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
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上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
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
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
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

卷之三十一 奏表

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
 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澗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
 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可
 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鬼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
 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
 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
 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
 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
 血兵刃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

咨嗟以 平治孔子之聖曰云三年有成今自即位以來歲有餘耳
 臻此功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
 以古之美則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稱事實
 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
 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
 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
 口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

舉韋顛自代狀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昌黎全集 卷三 表狀 三 承懷堂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
 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六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
 之舉顛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五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
 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
 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
 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
 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

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
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
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安車七十求退入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
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
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
簡若戮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
過於戮尚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

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
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進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
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
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
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馬摠集 卷之四 狀 賀雨表

皇朝通志 卷四 表狀 二 司懷堂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早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已脩身誠發

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視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甘貧苦節

皇朝通志 卷四 表狀 二 司懷堂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諸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豈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

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豈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巳臣恐

道未有寧息之時

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浚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苦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

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淡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一特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交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自六月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國之資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慮者在此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

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感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傅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
 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
 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
 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徂行之
 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
 百姓悉有兵器小小倖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淺淺既是土人
 諳情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
 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
 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

物已上悉送行官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能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遊賊州縣堅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
 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
 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
 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築壁
 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
 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

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忠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

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憚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六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勞少賜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也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

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
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一向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
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鹽法事宜狀

張平上 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
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准舊例支用

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
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
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
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
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
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
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
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

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才其賦責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變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

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

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投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差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

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當於百姓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

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頭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救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

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王收獲悉以還債又充官稅課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

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
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按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起鹽
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
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按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
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按一錢月按三十不滿五口
之家所按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
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
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和豈能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
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按不在

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
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
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
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
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
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
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
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本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

件觀察使也下各加罪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
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
店看守莊礎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
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為富羅鹽子
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
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
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
又不可不慮者

